

馬元臺
急會
註素問靈樞

靈樞經合纂卷之六

錢塘張隱菴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本藏第四十七

注內非本藏府吉
凶善惡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經脉者。所以行血氣而榮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脉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脉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於天也。無智愚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窘乎哉。問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運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藏者。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

註

上章論在外之皮膚肌腠。因剛柔厚薄而生病。此章論在內之五藏六府。有大小高下。偏正厚薄之不同。亦因形而生病也。夫榮衛血氣藏府之所生也。肌肉筋骨藏府之外合也。精神魂魄五藏之所

同學高世栻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 校正

藏也。水穀津液六府之所化也。是以血氣神志和調。則五藏不受邪。而形體得安。然又有因于藏府之形質而能長壽不衰。雖犯風雨寒暑。邪勿能害者。有外不離屏蔽室內。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者。此緣藏府有大小厚薄之不同。致有善惡凶吉之變異。蓋五藏六府。本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而成。此形故宜中正堅厚。以參副天地陰陽之正氣。

註此詳人之易感于邪者。以藏府之有善惡吉凶也。善惡以體言。吉凶以病言。下文正詳言之。

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於邪。心高則滿於肺中。俛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易惡以言。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痺。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註心小則神氣收藏。故邪弗能害。小心故易傷以憂也。心大則神旺。而憂不能傷。大則神氣外弛。故易傷于邪也。肺者心之蓋。故心高則滿于肺中。在心主言。在肺主聲。滿則心之竅閉塞。故悶而善忘。難開以言也。經云。心邪于表。故心下則藏外易傷于寒。心卑下。故易惡以言也。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痺。熱中。按邪氣藏府篇。五藏脉微小為消痺。蓋五藏主藏精者也。五藏脆弱。則津液微薄。故皆成消痺。心正。則精神和利。而邪病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註此言心有善惡吉凶也。心之小者。則安。外邪弗之能傷。但內有所憂。則易傷耳。蓋心小者。必多憂。所以憂易傷之也。若心大。則憂不能傷。而外邪反易傷之矣。心之高者。則心下之為肺。當滿于肺中。肺與心相着。乃多煩悶。而心竅不通。必為健忘。及難以善言。開之也。若心下。則易傷于寒。及易以言。恐之矣。心之堅者。則藏安守固。凡外邪不能入。內憂不能恐。若心脆。則善病消痺。熱中。多內傷之病矣。

心之端正者。則和利難傷。凡外邪人言。皆不能傷。若心偏傾。則其人操守不一。無所守司。由此觀之。則心宜不大不小不高不下。堅而不脆。正而不偏。斯謂之善也。而可以免凶病矣。下文肺肝脾腎亦猶是耳。

肺小則少飲。不病喘渴。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痺。喉痺。逆氣。肺高則上氣喘息。欬。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脇下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痺。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

註肺主通調水道。故小則少飲。大則多飲。肺居胸中。開竅于喉。以司呼吸。故小則不病喘渴。大則善病胸痺。喉痺。肺主氣。故高則上氣。息肩而欬也。賁乃胃脘之賁門。在胃之上口。下則肺居賁間。而胃脘

肺傷者肺燥也

喉悶同

膈而出上

肝在膈之下此迫在

胃脘間故咽則苦膈

中本侵上故上迫胃咽

魂魄志意乃五藏之神

秒音秒與秒同

秒音秒與秒同

秒音秒與秒同

秒音秒與秒同

秒音秒與秒同

秒音秒與秒同

秒音秒與秒同

秒音秒與秒同

秒音秒與秒同

迫肺血脈不通故脇下痛。脇下乃肺脈所出之雲門中府處也。肺堅則氣不上逆而效。肺脆則若病消瘴而肺易傷也。肺藏氣氣舍魄。肺端正則神志和利。邪勿能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

張此言肺有善惡。善則肺之高者則病上氣。惡則肺之高者則病上氣。及為救消瘴者消渴而瘴熱也。

肝小則藏安。無脇下之痛。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中。且脇下痛。肝高則上支貢切。脇挽為息貢。肝下則逼胃。脇下空。脇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瘴。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脇下痛也。

張肝居膈下。故小則藏安而無脇下之痛。肝居胃之左。故大則逼胃而胃脘上迫於咽也。肝在膈之下。故大則苦於膈中。且脇下痛。肝脈貫膈上注肺。故高則上支貢切。脇挽為息貢。肝居胃旁。故下則逼胃而脇下空。空則易受於邪。蓋脇乃邪正出入之樞部也。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瘴而易傷也。

證此言肝有善惡。善則肝之高者則其經脈所行及所謂支別者上奔迫切。脇下多悶。當為息貢之通于胃。意者在左為肝。在右為脾。肝與脾並故可。以言下通于胃也。則王氏言肝生下左者謬矣。

脾小則藏安難傷於邪也。脾大則苦湊眇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眇引季脇而痛。脾下則下加于大腸。下加于大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瘴。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

張脾為中土。而主于四旁。故小則藏安而難傷於邪也。脾居於腹。在脇骨之秒。故大則苦湊眇而痛。脾蓋藏虛具本位也。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瘴而易傷也。脾藏意。意舍榮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善滿善脹也。此言脾有善惡。吉凶也。眇脇下軟肉處也。

證脾為中土。而主于四旁。故小則藏安而難傷於邪也。脾居於腹。在脇骨之秒。故大則苦湊眇而痛。脾蓋藏虛具本位也。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瘴而易傷也。脾藏意。意舍榮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善滿善脹也。此言脾有善惡。吉凶也。眇脇下軟肉處也。

證脾為中土。而主于四旁。故小則藏安而難傷於邪也。脾居於腹。在脇骨之秒。故大則苦湊眇而痛。脾蓋藏虛具本位也。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瘴而易傷也。脾藏意。意舍榮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善滿善脹也。此言脾有善惡。吉凶也。眇脇下軟肉處也。

證脾為中土。而主于四旁。故小則藏安而難傷於邪也。脾居於腹。在脇骨之秒。故大則苦湊眇而痛。脾蓋藏虛具本位也。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瘴而易傷也。脾藏意。意舍榮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善滿善脹也。此言脾有善惡。吉凶也。眇脇下軟肉處也。

證脾為中土。而主于四旁。故小則藏安而難傷於邪也。脾居於腹。在脇骨之秒。故大則苦湊眇而痛。脾蓋藏虛具本位也。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瘴而易傷也。脾藏意。意舍榮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善滿善脹也。此言脾有善惡。吉凶也。眇脇下軟肉處也。

證脾為中土。而主于四旁。故小則藏安而難傷於邪也。脾居於腹。在脇骨之秒。故大則苦湊眇而痛。脾蓋藏虛具本位也。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瘴而易傷也。脾藏意。意舍榮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善滿善脹也。此言脾有善惡。吉凶也。眇脇下軟肉處也。

證脾為中土。而主于四旁。故小則藏安而難傷於邪也。脾居於腹。在脇骨之秒。故大則苦湊眇而痛。脾蓋藏虛具本位也。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瘴而易傷也。脾藏意。意舍榮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善滿善脹也。此言脾有善惡。吉凶也。眇脇下軟肉處也。

證脾為中土。而主于四旁。故小則藏安而難傷於邪也。脾居於腹。在脇骨之秒。故大則苦湊眇而痛。脾蓋藏虛具本位也。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瘴而易傷也。脾藏意。意舍榮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善滿善脹也。此言脾有善惡。吉凶也。眇脇下軟肉處也。

證脾為中土。而主于四旁。故小則藏安而難傷於邪也。脾居於腹。在脇骨之秒。故大則苦湊眇而痛。脾蓋藏虛具本位也。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瘴而易傷也。脾藏意。意舍榮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善滿善脹也。此言脾有善惡。吉凶也。眇脇下軟肉處也。

證脾為中土。而主于四旁。故小則藏安而難傷於邪也。脾居於腹。在脇骨之秒。故大則苦湊眇而痛。脾蓋藏虛具本位也。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瘴而易傷也。脾藏意。意舍榮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善滿善脹也。此言脾有善惡。吉凶也。眇脇下軟肉處也。

背脊在腰之上尻在腰之下

腎音結
腎音干

腎小則藏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以邪。腎高則苦背脊痛。不可以俛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俛仰。為狐疝。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苦病消瘴。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

[註]此言腎有善惡吉凶也。

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也。

[註]夫藏者。藏也。故小則藏安難傷。大則善病腰痛。腰乃腎之府也。夫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故腰痛。背脊痛。腰尻痛。皆不可以俯仰。腎附于腰脊。故病諸痛也。狐疝者。偏有大小。時上下。狐乃陰獸。善變化。而藏畢凡上下。如狐之出入無時。此腎藏之病也。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脆則苦病消瘴。而易傷也。腎藏精。精舍志。藏體端正。則神志和利。而難傷。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夫身形五藏之外合也。皮薄理疏。則風雨寒暑之邪。循毫毛而入。腠理以病。形蓋六氣之客于外也。如在內之藏形。薄脆偏傾。則人之所苦常病。常病者。五五二十五變病也。

[註]此結言五藏二十五異者。人之苦于常病也。二十五異者。曰小大曰高下曰堅脆曰端正曰偏傾也。五藏則為二十有五矣。

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鬲肝者。心高。鬲肝小短舉者。心下。鬲肝長者。心下堅。鬲肝弱小以薄者。心脆。鬲肝直下不舉者。心端正。鬲肝倚一方者。心偏傾也。

[註]小理者。肌肉之文理細密。粗理者。肉理粗疏。大肉腠脂。五藏之所生也。故候肉理之粗細。即知藏形之大小。鬲肝。胸下蔽骨也。本經曰。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客大。蓋人之腠肉。本于藏府募原之精液。以資生。募原者。藏府之膏肓也。五藏之精液。溢於膏肓。而外養于腠肉。是以五藏病者。大肉陷下。破腠脫肉。

[註]此言欲知心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鬲肝也。鬲肝者。胸下蔽骨也。

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隘喉者。肺高。合腋張脇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

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脇偏疏者。肺偏傾也。

張上背為陽而形身之上也。故視其肩背膺腋。即知肺之高下。堅脆偏傾。倪冲之曰。肺屬天。而華蓋于以候腎。尺裡以候腹中。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蓋形身之上下。即藏府所居之外候也。

此言欲知肺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肩背膺腋喉脇之類也。

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胸反散者。肝高。合脇兔散者。肝下。胸脇好者。肝堅。脇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

張散者。胸脇交分之偏骨。內膈前連於胸之鳩尾。旁連於脇。後連於脊之十一椎。肝在膈之下。故廣胸反散者。肝高。合脇兔散者。肝下。兔者。骨之藏伏也。肝脉下循於腹之章門。上循于膺之期門。在內者。從肝別貫膈。故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

此言欲知肝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胸散膺腹之類也。

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縱者。脾下。唇堅者。脾堅。唇大而不堅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舉者。脾偏傾也。

張倪氏曰。唇者脾之候。故視唇之好惡。以知脾藏之吉凶。

此言欲知脾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唇也。

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

註馬 此言欲知腎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耳也

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

註張 倪氏曰耳者腎之候故視耳之好惡以知腎藏之高下偏正凡此諸變者神志能持則安減則不免於病矣

註馬 此結言上文二十五異者善于持守則安而持守之功減則不免于病也

帝曰善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甚寒大熱不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愁憂五藏皆大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於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為人平反覆言語也

註張 倪冲之曰此總結五藏之形不同而情志亦有別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志意者也故小則血氣收藏而少病小則神志畏怯故苦焦心大憂愁也五藏皆大者神志充足故緩于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此皆因形而情志隨之也和于中則若于外故得人心善盜者貪取之小人語言反覆不可以為平正人也

註馬 此言人有病有不病者以五臟之有善惡吉凶也

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脉其應肝合胆胆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

註張 倪氏曰五藏為陰六府為陽藏府雌雄相合五藏內合六府六府外應于形身陰內而陽外也故視其外合之皮脉肉筋骨則知六府之厚薄長短矣腎將兩藏一合三焦一合膀胱

註馬此言五藏與六府相合而亦有知六府之法也。腎合三焦者。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也。

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裡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

註張倪氏曰。五藏內合六府。外應于皮。脉肉筋骨。是以肺應皮。而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藏府之形氣。外內交相輸應者也。

註馬此言欲知大腸當驗之皮也。

心應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脉緩。脉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脉。皆多紆屈者。小腸結。

註張邪氣藏府篇曰。脉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脉緩者。尺之皮膚亦緩。皮脉之相應也。故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

註馬此言欲知小腸當驗之脉。而脉又當驗之于皮也。

脾應肉。肉脘堅大者。胃厚。肉脘麼者。胃薄。肉脘小而麼者。胃不堅。肉脘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脘約不利。肉脘不堅者。胃緩。肉脘無小裹累者。胃急。肉脘多少裹累者。胃結。胃結者。上脘約不利也。

註張倪氏曰。脘。脂肪也。麼。亦小也。約。約束也。胃有上脘中脘下脘。故胃下則下脘約不利。結則上脘約不利也。

註馬此言欲知胃者當驗之肉脘也。

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胆厚。爪薄色紅者。胆薄。爪堅色青者。胆急。爪濡色赤者。胆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胆直。爪惡色黑多紋者。胆結也。

註朱氏曰爪者筋之餘故肝應爪視爪之好惡以知胆之厚薄緩急也五藏六府皆取決于胆故秉五藏五行之氣色莫于瑜曰胆屬甲子主天干地支之首故備五行之色

註此言欲知胆者當驗之爪也

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

註倪氏曰太陽之氣主皮毛三焦之氣通腠理是以視皮膚腠理之厚薄則內應于三焦膀胱矣又津液隨三焦之氣以溫肌肉充皮膚三焦者少陽之氣也本經云熏膚充身澤毛是謂氣是以皮毛皆應于三焦膀胱○朱永年曰經云穀屬骨是肌肉之属于骨也又曰脾生肉肉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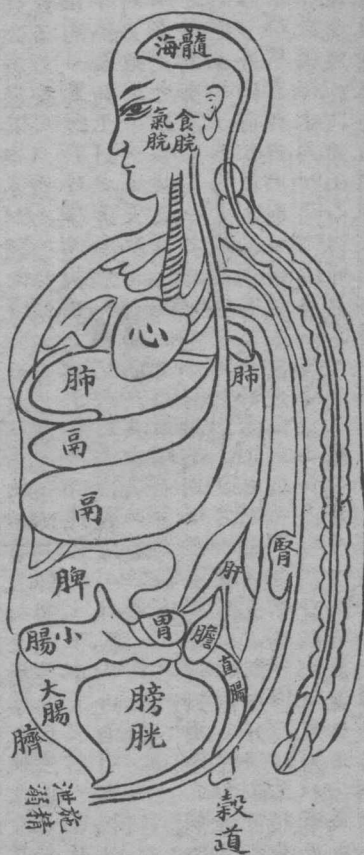
肺肺生皮毛是骨肉皮毛交相資生者也故曰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此言欲知三焦膀胱者當驗之皮毫腠理也三焦為右腎之府膀胱為左腎之府觀三焦有厚薄緩急直結則分明有形者也後世難經以為有名無形者蓋未考此故耳若營衛生會篇之三焦則居于前者果有名而無形也按三因方云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中出夾脊而上貫于腦有形可見有一舉子徐遁少嘗醫療病有精思曰齊嘗大飢羣丐相鬻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脉全見右腎之下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此正所謂三焦也觀此則三焦有形昭昭矣

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答曰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

註倪氏曰六府內合五藏外應于皮肉筋骨故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其所病矣蓋六府之厚薄緩急大小而為病者與五藏之相同也

註此言視其外之所應而可以知內之所病也

五臟六腑總圖



禁服第四十八

馬註

服事也。詩大雅板篇。有我言維服。內論脉有闕格。宜用灸刺藥法。故名篇。

雷公問于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于九鍼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于意矣。外揣言渾束為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於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

百篇有禁
服二字因
以名篇

起曰。請聞命於是矣。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堂。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敢有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受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為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脉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調其虛實。虛實乃止。瀉其血絡。血盡不殆矣。凡刺之理。六

經脉篇

夫氣合於天。天合於地。血合於水。外揣篇論九針之道。渾束為一。而合於天道。故篇名外揣。言天道之運行於外。司外可以揣內也。此篇以氣血約而為一。候其人迎氣口外。可以知六氣內。可以驗其

藏府之病。蓋經脉本於藏府之所生。而合於六氣也。故曰。凡刺之理。經脉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謂邪之中人。必先始於皮毛。氣分而入於絡。脉從經脉而入於藏府。故瀉其血絡。血盡不殆。蓋絡脉絡於皮膚之間。乃氣血之交會。故視其血絡。盡瀉其血。則邪病不致傳留於經。經藏府而成危殆之證矣。虛實者。血氣之虛實也。蓋邪在氣則氣實。而血虛。陷於脉中。則血寔。而氣虛。故必審察其本末。以調之。夫血脉者。上帝之所貴。先師之所禁也。藏之金匱。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故帝與猷血立盟。而後乃傳方。篇名禁服者。誠其佩服。而禁其輕洩也。○莫子瑜問曰。此篇論約束氣血。為一。翼復引外揣而論曰。天與水相連。而運行於上下。水天之合一也。故曰。如水鏡之極。天地之蓋。謂天地之合一也。天地相合。而水在其中矣。此篇論氣血約而為一。應水天之相合。故引外揣而問者。補申明前章之義也。

經脉篇

此言凡刺之理。當有渾束為一之妙。不過以經脉為始而已。不惟用針。用藥亦然。編者所以貫簡而貫之者。編外揣前卷篇名也。帝嘗謂九針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上。益大小高深。以理言。非針形也。○恍惚無窮。流溢無極。而從渾束為一。伯乃以至明。為要進之。今雷公述而問之。亦欲得渾束為一之方耳。帝念其齋宿之誠。遂行割臂歃血之盟。乃以書而授之。曰。凡刺之理。其要道在於經脉。為始而已。經脉者。本經第十篇名。乃十二脉經氣運行之經隧也。運其所行。凡刺如上文。分其度量。本經有脉度篇。五藏為裡。故內刺五藏。六府為表。故外刺六府。彼營氣者。陰氣也。既隨宗氣以行。運于經隧之中。惟衛氣者。陽氣也。乃自行于皮膚分肉之間。故必審察衛氣。寔為百病之母也。○衛氣為百病之母。其大義見素問生氣通天。其百病有虛有寔。即人迎寸口脉以知之。而正氣之虛則補。邪氣之寔則瀉。則虛者寔。寔者虛。而虛寔自止矣。又血絡者。病之可見者也。前

之而正氣之虛則補。邪氣之寔則瀉。則虛者寔。寔者虛。而虛寔自止矣。又血絡者。病之可見者也。前

有血絡論。從而瀉之。庶血出盡而病不殆矣。

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為下材者。弗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為工。不可以為天下師。

張未滿而知約者。知氣與血合。候人迎氣口。以知三陰三陽之氣。而不知陰陽血氣。推變無窮。可渾束為一。而合于天之數。故通人道於天道者。斯可以為天下師。約方者。約求血氣之法。如約囊者。指氣與血合。猶氣在橐籥之中。滿而弗約。則輸泄矣。故方成而弗約。則神與弗俱。謂血與氣不能共居。而合一也。滿而弗約者。謂不知經治。脈急弗引也。約而為一者。脈大以弱。此血氣已和。則欲安靜也。此言方成宜約。而當以天下師自期也。蓋約方猶之約囊。囊滿而弗約。則輸泄于外。方成而弗約之。則法雖在。而無所主持。故吾之神。弗能與俱。不可以愈病也。神之為義。前詳病傳篇第三節之下。天下師也。所謂天下師者。惟知經脈篇為始耳。下文正詳言之。

雷公曰。願聞為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張願聞為工者。願聞血氣之相應。而後明合一之大道。是由工而上。而神神而明也。寸口主陰。故主中人迎主陽。故主外。陰陽中外之氣。左右往來。若引繩上下齊等。如脈大者。人迎氣口俱大。脈小者。人迎氣口俱小。春夏陽氣盛。而人迎微大。秋冬陰氣盛。而寸口微大。如是者。陰陽相應。是謂平人。若不應天之四時。而更偏大於數倍。是為溢陰溢陽之闕格矣。此論三陰三陽之氣。而應於人迎氣口之兩脈也。寸口高子日。人迎氣口。謂左右之兩寸口。所以分候陰陽之氣。非寸闕尺三部也。若以三部論之。則左有陰陽。而右有陰陽矣。

馬此言寸口。人迎之脈。各有主。而合四時者。為無病也。寸口者。居右手寸部。即太淵穴。去魚際一寸。故曰寸口。以其為脈氣之所會。故又曰脈口。又曰氣口。寸口主中。乃足手六陰經脈所見也。人迎者。居左手寸部。蓋人迎乃足陽明胃經之穴名。而其脈則見于此。故即以人迎稱之。以胃為六府之先也。人迎主外。故左關為東。為春。左手為南。為夏。所以謂左寸為外。凡足手六陽經之脈。必見于此。右手為秋。為西。右關為中央。為長。夏其兩尺則為北。為冬。所以謂右寸為內。凡足手六陰經之脈。必見于此。然寸口之脈。在內而出于外。人迎之脈。在外而入于內。即如人迎一動。為足少陽胆經。寸口一動。為足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于脈則兼數矣
盛氣并子
脈中則死
和氣合于
脈中則欲
安靜也

脾之藏府
血絡之肉
理者

血絡使之出血及飲食以調之。脈陷下者，則血結于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以本經取之。如一盛瀉，二盛瀉，三盛瀉，以補腎之類。或取之于胆，而不取之肝，取之膀胱，而不取之腎之類也。或用針，或用灸，或用藥，止在本經而不求之他經，故名之曰經刺也。夫治法固已如此，及夫人迎之脈，大于一寸者，四倍，且大且數，則陽勝，是盛名，曰溢陽，溢陽者為外格，蓋格者，拒也。拒六陰脈于內，而使不得運于外也。其證當為死，不治。凡此者，必宜審按其本末，蓋先病為本，而後病為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何也。

寸口大於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病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病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絡於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寸口四倍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

經夫在天蒼齡丹素玄之氣，經于十干之分，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六氣合六經，五行生五藏，是六氣本于五藏之所生，故陰氣太盛，則脹滿寒中，虛則熱中，出糜，溺色變，氣從內而外，由陰而陽也。是以候人迎氣口，則知陰陽六氣之盛虛，內可以驗其藏府之病，陰陽外內之相通也。夫痛痺在于分腠之氣分，腠者，皮膚藏府之肉理，故病在陽者，取之分肉，病在陰者，先刺而後灸之。蓋灸者，所以啟在內在下之氣也。代則氣分之邪，交於脈絡，故先取血絡而後飲藥以調之。陷下則徒灸之。蓋言氣陷下者，宜灸。今入于脈中，又當取之於經矣。如陷于脈而宜灸者，乃脈受絡之留血而陷于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若氣并于血，又非灸之所宜也。此蓋因氣之盛虛，病之外內，以證明血氣之有分有合，有邪病有和調，反覆辨論，皆所以明約束之道。所謂邪病者，中有着血，猶囊滿而弗約，則輸泄矣。和調者，氣并于血，神與氣俱，渾束為一，陰陽已和，則欲安靜，毋用力煩勞，不可灸也。○朱永年曰：本經中論人迎寸口大一二三倍之文，凡四見，其中章旨不同，學者各宜體會，若僅以三陰三陽論之，去經義遠矣。馬氏以六氣增註藏府更為蛇足。

經凡言寸口大於人迎之脈，可以驗足手六陰經之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寸口較人迎之脈大者一倍，則病在足厥陰肝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厥陰心包絡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脈大者二倍，則病在足少

脉中有者
血者亦宜
灸故曰亦

經云榮為
根衛為葉

經病以分
氣者謂之
離合

陰腎經若二倍而躁乃手少陰心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脉大者三倍則病在足太陰脾經。若三倍而躁乃手太陰肺經有病也。其各陰經之脉盛則為脹滿其胃中必寒而食亦不化。虛則其中必熱而所出之糜亦不化。且氣亦少弱色亦必變也。脉緊則為痛痺。脉代則為乍痛乍止。然所以治之者。盛則分經以瀉之。虛則分經以補之。緊則取其痛痺之分肉。在于何經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血。及飲藥以調之。脉陷下者則徒灸之。▲徒但也。▼脉既陷下則血結于中。中有着血。血結故宜灸之。若不減不虛則以本經取之。或用藥或用針或用灸。名之曰經刺也。▲義見上節。▼夫治法固已如此。反以入于肉也。其證當為死不可治。凡此者必宜審按其本末。反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可也。

通其營輸乃可傳於大數。大數曰盛則徒瀉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脉急則引。脉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此總結上文以申明約束為一之道。通其營輸者。謂血氣之相合。從營輸而溜注于脉也。大數者。謂合一之道。通天道也。故知其大數則曰盛則徒瀉之。虛則徒補之。陷下則徒灸之。蓋謂氣盛者宜瀉。氣虛者宜補。氣陷下者宜灸。今氣與血合。渾束為一。有病者則當取之。於經氣盛於脉中者。又當引而伸之。血氣和平而相合者。則欲安靜調養。是以徒瀉徒補徒灸也。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此病入於經所當以經治之。脉急則引者。陰陽偏盛之氣并于脉中。故脉數急。又當引而伸之。蓋囊滿勿約。則輸泄矣。若脉大以弱者。此平和之氣與血相合而已。和調則欲安靜。以調養無用力以傷其血脉。無煩勞以傷其氣也。此章假人迎氣口之盛躁以明氣血之合一。故曰脉急則引者。先言盛躁之氣而合于脉中也。繼言脉大以弱者。乃平和之氣血渾束于一也。氣并于脉中。故脉大。血氣和調。故柔。柔也。外揣篇論渾束為一而合于天道。天地有外。內上下之氣交。故司外可以揣內。司內可以揣外。此天地之合一也。此篇論陰陽六氣與血脉渾束為一。應司天在上。在泉在下。如水鏡之察。不失其形。此水天之合一也。愚按此篇大義。謂陰陽六氣外行于皮膚。分肉內行于藏府之募原。六氣在外。同衛氣而在膚表之間。陷于內。則氣為百病。母衛氣外行于皮膚。分肉內行于藏府之募原。六氣在外。同衛氣而在膚表之間。陷于內。則為標。審其病之在氣在脉。在外在內也。如病在外之六氣。有不涉于六經者。有病在氣而轉入于經者。有陷于內而不干于藏府者。有陷于募原之中。而病及于藏府者。此六氣之于經脉藏府。可分而可合也。緊則為痛痺者。病形而傷氣也。代則乍甚乍間者。氣始入于脉也。蓋六氣本于五藏之所生。而外出于膚表。合而為一。則從絡而脉。脉而經。經而藏府也。六氣出入于藏府經脉之間。有離有合。運行無息。

者也。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此六氣行于脉外也。脉大以弱，則欲安靜，此氣與血合，混束而為一矣。即如中風傷寒六經相傳七日來復，此病在六氣而不涉于經也。如病一二日，即見嘔吐洩泄諸證者，此陷于內而入府也。有病一二日，即見神昏氣促煩躁諸證者，此陷于藏府之募原而為半死。半生之證矣。蓋客于藏外者，生于藏者，死于藏而藏真完固，不為邪傷者，生。藏真傷而神昏躁盛者，死。故曰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如傷寒之黃連阿膠桃花小陷胸證，此病在氣而溜于經也。蓋邪入于經，其藏氣寔不必動。藏則溜于府，若血脉傳溜，大氣入藏，腹痛下注，可以致死而不可以致生矣。夫邪氣淫洩，不可勝數。有病一二日，或即溜于經，或即陷于內，或即于藏入府者，有病多日而漸次溜經陷內，于藏入府者，有病久而止在氣在形，不入于內者，此邪病之有重輕。正氣之有虛寔也。此篇論血氣之離合出入，審病氣之輕重死生，大有闕于至道。故帝令齊宿而始授其書，子亦不厭瑣贅而復明之，以勉後學。知正氣之出入，則知邪病之淺深，治其始蒙，揀其未逆，弗使邪氣內入而成不救。此醫道中修身善後之大功德也。○高子曰：外揣篇論氣與形合，此篇論氣與血合。五變章論病在形而不病氣，本篇篇論病在藏府而不病氣。本經厥逆諸篇有病氣者，有病血者，有血氣之兼病者。此陰陽離合之道，變化之不一也。

此承上文而申言以叮盡之正約方之大術數也凡為醫工者固以明經脈篇為始然必先明本經大義其本經終始篇所謂盛則徒瀉之者但瀉而無補也虛則徒補之者但補而無瀉也緊則為痛痺或交或刺或飲藥三者可兼行也脈陷下則但灸之而已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則取陽經者不取陰經取陰經者不取陽經此之謂經治其飲藥灸刺三者亦可兼行也且其脈急者可加導引之功或脈大而弱者則富主于安靜雖有用力不至大勞也此乃大法之所在即約方之要者而外端渾束為一之義盡矣庶可以為天下師若未滿而約之則是不知經脈而欲知術數也僅足以為工耳豈非以下材自限者哉嗚呼帝剝腎飲血而所言大術數者如此則醫門秘旨真在是矣雖言用針之法而用藥補瀉亦猶是也然則本輪經脈終始禁服等篇乃醫籍中至寶惜乎後世廢而不講萬古如長夜然痛哉

馬註
篇內有五色言
病之義故名篇

雷公問於黃帝曰。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

王子方曰
應後之
目有所見
五藏之形
候三部之
浮沉五藏
之氣候在
氣口

惡叶烏

蕃者煩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

此承三十七章之五闕五使復辨明五藏之氣見色於明堂見脈於氣口察其色切其脈以知病之

外五色乃治平搏廣大壽中百歲故帝復釋之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煩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蓋言面部之形色應天地之形氣欲其清明而廣厚也夫五藏生於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五色及三陰三陽之六氣故色見于明堂脈出于氣口乃五藏之氣見于色而應於脈也故曰五藏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剏也氣口者左之相五色之奇脈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蓋五藏之氣色見于面五藏之血色見於目也脈要精微論曰尺外以候腎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右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左外以候心是五藏之有形候見於左右三部之寸關尺五藏之氣候見於氣口也故曰脈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此五藏之形氣各有其候也夫天地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故視人之壽夭決病之死生者必明乎此

此言五色雖決于明堂而諸部亦宜廣大也五色獨決于明堂五闕五使篇之言而公舉以問之也

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於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五藏安於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惡得無辨乎

五官者五藏之外候也明堂者鼻也鼻之準骨貴高起而平直者也五藏次於中央闕庭之中肺也

闕下者心也直下者肝也再下者脾也藏為陰而主中故候次於中央也六府挾其兩側肝左者胆也方上者胃也中次者大腸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府為陽而主外故位次於兩側也腎為水藏故挾大腸而位於蕃蔽之外應地居中而海水之在外也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應天闕在上王宮在下有天地人之三部也闕庭者肺也肺主天而居上也極下者脾也脾主地而居下也王宮者心之部也心為君主而居中也五藏安居於胸中而藏真之色致見於外五官惡得無辨乎

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有辨也五闕五使篇有五官已辨之言而公亦舉以問之也鼻為明堂其骨貴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於中央詳見第十一節六府挾其兩側詳下第十一節眉間為